

作品

囊谦的期盼

□ 蒋新军



藏族年轻人的周末。



贯穿县境的扎曲河畔。



乡庆要开始了,孩子们准备把气球放掉。

那天下午,我从四楼向窗外望去,看到了囊谦变幻莫测的天空。如果把窗口约束的视野当成桌面,对面的山就是一个笔架,天空是宣纸,扎曲河是墨水,有一个巨人站在苍穹之上,用看不见的笔蘸满蒸腾而上的水汽作墨汁,行云流水,挥洒着云的书法。

这是我来到囊谦的第六十四天。

在这个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,我已经吃惯了醇厚的酸奶,也开始接受那一口咬不动的牦牛肉。这个夏天,我以挂职干部的身份从北京来到素有“青海南大门”之称的囊谦,正是这个小县城最好的季节。恰逢县庆在即,10个乡镇热火朝天地排练节目,陆续举办乡庆、镇庆,让我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囊谦厚重的文化。

囊谦是玉树地区文化的发祥地,地处青藏高原腹地,藏族群众占97%以上。这里文化的厚度,首先体现在一种叫“卓根玛”的舞蹈上。卓根玛在藏语中的意思即为“非常古老的舞蹈”,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往来于各乡参加庆典的路上,囊谦的美景尽收眼底。整个县域内,河流纵横,峰峦叠嶂,峡谷幽深,古寺众多,在高原湖泊边,在原始森林里,常常能看到猕猴、石羊、獐子、秃鹫等生灵,即使是夏天,翻过一个山头,就能遇到雪花飞舞,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雪豹。

良好的生态,丰厚的文化积淀,犹如穿越县城的扎曲河,为位于三江源核心保护区的囊谦提

供着源源不断的滋养。当我第一次踏进我的挂职所在地——香达镇多昌村,眼前的景象符合我对一个“藏族老村庄”的想象:一棵高大的樟树,一口简单的水井,一个古老的玛尼石堆,静静守着村口。扎曲河在农田旁边流淌,雾气缭绕在屋后的山峦,黄土和石头搭建的老房子透着质朴的味道,几位阿妈绕着玛尼石堆转圈……

临近中午,多昌村的炊烟并不多,因为村里的人大多搬到了县上,很多老房子都空着。樟树旁的房子里住着25岁的村民尕玛一家三口,一直放牛的他期盼着有一天村里能迎来游客,他可以做家庭旅馆,但他没有钱,村里也没有人气。

作为初来乍到的村第一书记,我和尕玛有着同样的憧憬和焦虑。脱贫和发展,是扛在肩头沉甸甸的任务。在全国的视野中,在国家级贫困县里,囊谦是如此默默无闻,多昌村更如同遗落尘埃的一颗石子。在不断的接触和行走中,我也听到了不少好消息,县里的基础设施较前些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,囊谦人开始主动出击,到各地推介本县旅游资源。他们举办节庆,搜集、保护、展示文化产品,发展生态旅游,一个藏区旅游的新目的地正在慢慢形成。

走在高原的风里,明晃晃的太阳穿透云层,一天天在我的脸上留下热烈的痕迹。新闻工作者出身的我,也默默地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努力,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囊谦,知道多昌村,能够帮助村民们在家门口过上致富的好日子。



(本版照片均由蒋新军摄)

洒脱的卓根玛舞蹈。



香达镇寄宿小学的值日生。



藏族姑娘和小伙在黑帐篷中约会。



俯瞰历史悠久的尕尔寺。

棉絮的乡味

□ 吴春富

“梆梆!”声音铿锵有力,孔城老街的一家棉匠铺吸引住游客的目光。

棉匠在弹棉花。头上戴着帽子,嘴上戴着大口罩子,左手握住弓背,右手拿着木槌在敲打着牛皮筋弦。弹棉弓上下蹦跳,左右摆动,一团团紧蹙拥抱着棉变蓬松、柔和。

弹棉弓是个单调活儿,上下左右,循环往复,毫无新鲜感,很是枯燥。弹棉弓又是个技术活儿,弓的提放与摆动,木槌棒砸的缓急与轻重皆有学问。技巧没有掌握好的话,吃力不讨好,还可能裹住牛皮筋。

弹棉花污染。梆梆声响起,棉花被弹松软的同时,棉絮纷飞,如雪花般,充斥了整间屋子。有诗情的游客,不进屋子,在外面瞧会觉得浪漫,一旦进入屋子,便感觉呛,分秒待不住。老古话,三百六十行,行行饭都难吃,棉匠也知道干这行辛苦,但为了生活,只能坚忍着。

弹棉花的程序也不是太复杂,工序大体如下。首先在铲头上把棉团扯开,铲头上有排钉,棉匠把棉团在铲头上下扯动。棉絮分离,四下散开,有如发洪水时,一大家子人被强行冲散。

铲开的棉堆放在平台上,等待弓弹,这是涅槃的必经程序,也是棉胎打得松软与否的关键。此时,客户会坚守在屋子里,眼睛放光,盯住弹的每一个细节,尽管很呛。我出生在乡村,我明白,对于庄户人,打造棉胎同定制竹席一样,是大事,被看得格外的郑重,马虎不得,因为一个人一生打棉胎的次数毕竟有限。

棉花弹好后,均匀地铺在平台上,棉胎有了雏形。用竹箕轻压,让蓬松的棉花收敛绽放的个性。挑线,师傅用竹竿子把线挑过去,徒弟或师娘在另外一头接着。线横平竖直不算,还要加上两道斜杠,目的是把棉花牢牢地罩住,不让它跑出来滋事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过程中有一个小的细节,很喜庆。那便是用色泽艳丽的棉线在棉胎上勾织出图案。红红的双喜字营造了热烈与热闹,喜鹊登梅与鸳鸯戏水则让松软的棉胎变得生气有情调。

罩住的棉胎体积大,占空间,也易损坏。用碾盘在棉胎上不停地游走,反复地碾压,可以让它变得乖巧、温顺与听话。碾盘乌柏树木质,大小若砧板。转动碾盘的动力为双手或双脚。身体站在棉胎上,用脚不停转动碾盘,这在有艺术气质的游客看来,是舞蹈,韵律与节奏感都很好。

“弹棉花,弹棉花,半斤棉弹成八两八,旧棉花弹成新棉花,弹好了棉被姑娘要出嫁。”在乡村,闺女出嫁,娘家一般会陪嫁若干床新被絮,有盖的,有铺的,目的是给离开父母的闺女温暖,让她看到棉被就如同看到亲人在身旁,亲切,有依靠。富家打的棉胎多,陪嫁的新被絮就多,穷人家尽管过日子都很困难,但闺女出嫁,无论如何也要陪上两床新被絮,一床盖的,一床铺的,里面有父母的温度,闺女同样感到温暖。

弹棉花活苦。“梆梆梆!”一天“梆”到晚,手都“梆”僵硬了,腰都“梆”弯了,而报酬并不高。为增加收入,活儿多的时候,棉匠就用延长时间的笨办法赚取“剩余价值”。有一首被人遗忘的曲子是这样唱的:“檀木榔头,杉木梢;金鸡叫,雪花飘。”也就是说,棉匠为了完成一床庄户人家急需的被絮在大雪天忙到鸡叫,可能有人说棉匠一定又困又冷,然困不假,冷却不真,实际情况是热着呢!你若不信,又有清代文人韩光宗的竹枝词“弹棉花”为证:“棉花街里白漫漫,谁把孤弦竟日弹,弹到落花流水处,满身风雪不知寒。”热吧!身体冒汗汗哩!

棉匠也有乐,比起没有手艺的人,他们能挣点零花钱,手头宽裕,日子相对来说好过,如何不乐?嘴巴也滋润,被请到庄户人家打棉胎的话,主人客客气气地待着,生怕怠慢了。一日三餐,有变着法儿弄的可口菜,还有小酒养胃。有庄户人家太盛情,除三餐外,还加两餐,在中途弄些鸡蛋泡炒米之类的点心,目的还是让棉匠干活卖力。

过去的年代弹棉花一般都是到庄户人家去弹,如今弹棉花几乎都在店铺里。这样棉匠省去了跑路的辛苦,庄户人也省了招待的麻烦。况且有时只是打棉胎或者把棉胎翻新,也要不了多长时间。打新棉胎过去是把棉花票凑在一起买棉花,如今是棉花上市时在市场上随便买,有的家里有种就因地取材。我前些年搬新房,想增加几床新被絮,高龄母亲听说了,就自告奋勇地要我在小镇上打棉胎,从买棉花到监工花费了不少的心力,其中也带累了不少亲戚。

如今,棉匠越来越少,缘于盖棉被的人越来越少,因为太空棉、羽绒被等各种材质的被絮更漂亮轻巧,受到年轻人青睐。但上了年纪的人,如我,还是钟情于棉被絮,特别是手工制作棉絮,因为那里面有好闻的阳光味道与暖融融的家乡气息。

本版编辑 梁 靖